

8

書法家的老闆

書法家的
老闆



圖一 梵谷作品〈向日葵〉



圖二 梵谷作品〈嘉舍醫生的畫像〉

義大利著名的歌劇作曲家羅西尼Gioacchino Rossini (1792-1867)，就很有慧根，看穿了這一點，有一次，他聽到人們準備用一筆巨資在米蘭為他建造一座紀念碑，讚揚他的成就，他忍不住說：「如果將那筆錢給我的話，在我有生之年，我願意親自站在米蘭廣場的紀念台上。」

歷史上有很多天才型的藝術家，因為平日不善於「運動」，以致作品銷售無門，最後慘遭「窮死」。可恨的是，經常在蒙主寵召走了若干年之後，藝術家的作品價格才開始看俏節節攀高，而斯人早就幽居天國無福消受矣。

荷蘭著名畫家梵谷 (1853-1890) 的〈向日葵〉(Sunflowers) 和〈嘉舍醫生的畫像〉(Portrait of Doctor Gachet) (圖一、二)，曾經分別創下「蘇富比」與「佳士德」的繪畫拍賣天價；前者賣出美金3985萬元（約台幣12億7500萬元），後者更以相當於「二十五億台幣」的金額在一九九〇年賣出，打破了所有拍賣紀錄。

梵谷今世之名聲及畫價雖然節節高升無人能及，但生前卻窮到連買顏料的錢都沒有，而在世時僅賣出一幅作品《紅葡萄園》(The Red Vineyard)，售價不到幾塊錢美金。讓人很難想像的是在一九〇三年時，梵谷的作品在布雷達市場 (Breda Market) 一幅畫竟然只能賣到五分到十分錢美金。

任何『笨蛋』都能畫一幅畫

藝術家之所以會窮，本身技藝不佳不受青睞固然是主要的原因，但也不乏作品雖然絕妙，卻因為不屑去迎合市場，缺乏

「運動細胞」所造成的。「賣畫」這檔事究竟有多難？凡在畫廊開過正式個展的朋友們，我想對此問題皆可拈花微笑一番，下面這個笑話就形容得很入味：

有一個藝術愛好者決定向畫家買一幅畫，但畫家開出的價錢卻高得離譜。

買者說：「可不可以算便宜一些？我真的是很欣賞你的畫。」

「您真有眼光，我可是花了十年的時間在那幅畫上。」畫家說。

「什麼？那幅畫你畫了十年？」買家覺得難以置信。

「畫只畫了一天，餘下的時間都是用來設法賣出它。」

因此結論正如《巴特勒經銷原則》所說的：「任何『笨蛋』都能畫一幅畫，但要『聰明人』才能賣掉它。」

梵谷大師顯然就是應該歸類於「笨蛋」之一，而所謂「聰明人」者，舉例來說，現代人如張大千（西元1899-1983），畢卡索（西元1881-1973）或者西班牙的達利（Salvador Dali）等這些技藝雙全善於運動者都屬聰明一族，故能在其有生之年過著名利雙收的優渥生活。

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西元1861～1941）在《飄鳥集》裡說：「鳥翼上繫了黃金，這鳥便永遠不能在天空飛翔。」

也有人說過：「藝術千古事，富貴一陣風。」說的都是要藝術家不要求富貴。

話雖說得不錯，但敝人想到可憐的梵谷先生，縱然是身後名垂千古，畫價上億，然而生前連一絲絲「富貴風」的邊都沒吹到，反倒是當他流落街頭之際，西北風喝得比誰都多。因此我覺得當個藝術家與其身後殊榮萬般，真還不如當下來一碗熱騰騰的紅燒牛肉麵大快朵頤來得實在。義大利著名的歌劇作曲家羅西尼（Gioacchino

Rossini，西元1792-1867），就很有慧根，看穿了這點，聽到人們準備用一筆巨資在米蘭為他建造一座紀念碑讚揚他不凡的成就，就忍不住說：「如果將那筆錢給我的話，在我有生之年，我願意親自站在米蘭廣場的紀念台上。」

藝術人才分三流

三十年代著名詩人艾青¹曾說：「第一流的人才搞文藝創作，第二流的人才搞文藝評論，第三流的人才搞文藝行政。」

艾青應是站在一個藝術家的角度，依「藝術細胞」的多寡將人才「分類」成「上中下」三流，其中不見得有褒貶之意，他談的是「人適其才」、「分工合作」的觀念。就像一部電影當中，光靠男女主角長得漂亮是不夠的，演員之外還得依賴有好的導演、劇本、製片、發行、影評等才能成功。

「文藝行政」是一種雅稱，就狹義而言，指的是個人的「自我經營行銷」之行為或稱為「EQ」（Emotional Intelligence）；廣義來說凡是欣賞、推廣、贊助或舉辦相關展覽活動等也都屬於「文藝行政」的範圍之內。最近有一時髦之頭銜曰「藝術策展人」或經紀人亦屬此類。

以仿宋花鳥及瘦金體字名噪藝壇的于非闇（西元1887-1959），他曾諷刺附庸風雅的名士說：有些人只要「一筆好字，二等才情，三

¹ 艾青（西元1910-1996）詩人，原名蔣海澄，筆名莪加、克阿、林壁等。2003年獲國際詩人筆會頒發的「中國當代詩魂金獎」，1985年，法國授予艾青文學藝術最高勳章，主要作品有：詩集《大堰河》、《北方》、《向太陽》、《歸來的歌》、《艾青敘事詩選》等。

斤酒量，四季衣裳，五子圍棋，六朝風度，七字歪詩，八圈麻將，九品官銜，十分和氣」便可躋身畫家之林，成為名家，這段話正好也可以作為「文藝運動家」的寫照。不過今昔標準不同，于非闇這十個標準若放諸今日的文藝圈內，還算是相當高的標準，眼前當得起「運動家」者恐怕還沒幾個人呢。

藝術家中有人以「創作」聞名，有人以「理論」見長，有人以「文藝行政」得意，但成功的文藝創作者除了本身才藝要出眾外，多少還是得兼具評論與行政，近人如大陸的陳振濂，台灣的董陽孜以及「雲門舞集」林懷民等人，不論藝術或行政莫不有其過人之處。

而觀諸書史，懷素和米芾這兩位震古爍今的書法大師不也正是相當出色之「書法運動家」代表人物乎？

訪問一：書法運動家的鼻祖

有一天，我在睡午覺，忽然夢到懷素大師（西元725-785），我就趁機向他請教了幾個有關「書法運動家」的問題：

林：「請問大師貴庚？」

素：「如果扣除前面『廿個甲子』歲月不算的話，老衲今年已過八十一。」

林：「近代有人認為您是『書法運動家』的鼻祖，您怎麼看？」

素：「『運動』？你指的是老衲喜歡在大牆壁上寫字，又叫又跳，攘臂揮灑書法的那些動作嗎？的確是很好的一種運動，不但可以發洩一下心中之悶氣，還可以延年益壽。」

林：「您會錯意了，『書法運動家』是我們現代人用語，指的是您的『長袖善舞』，跟運動一點關係都沒有。」

素：「『長袖善舞』？喲！老衲懂了，你指的是老衲的『交遊廣闊』對不對？那當然了，在《自敘帖》中一開始老衲不就說得很坦白嗎：『……擔笈杖錫，西遊上國，謁見當代名公……』像張禮部、盧員外、王永州邕、朱遙處士、李舟御史、許煌御史、戴叔倫御史、竇翼御史、從父司勳員外郎吳興……等這些高官達人個個都跟老衲的交情好得不得了。」

林：「因此，後代有人說你結交權貴，終日周旋其間。出門有駿馬大車接送代步，晚上還有五星級的高官豪宅可住宿？」²

素：「那是因為老衲名氣大，書藝絕倫，人緣又好，所以受到如此禮遇。」

林：「大師雖是佛們弟子卻是個酒肉和尚？您寫的《食魚帖》（圖三）中有：『老僧在長沙食魚，及來長安城中，多食肉……。』」

素：「阿彌陀佛！酒肉穿腸過，我佛心中坐；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人一紅交際應酬免不了就多。酒向來就是老衲書法創作的泉源和動力，嘿！『狂來輕世界，醉裡得真如』，說得一點也沒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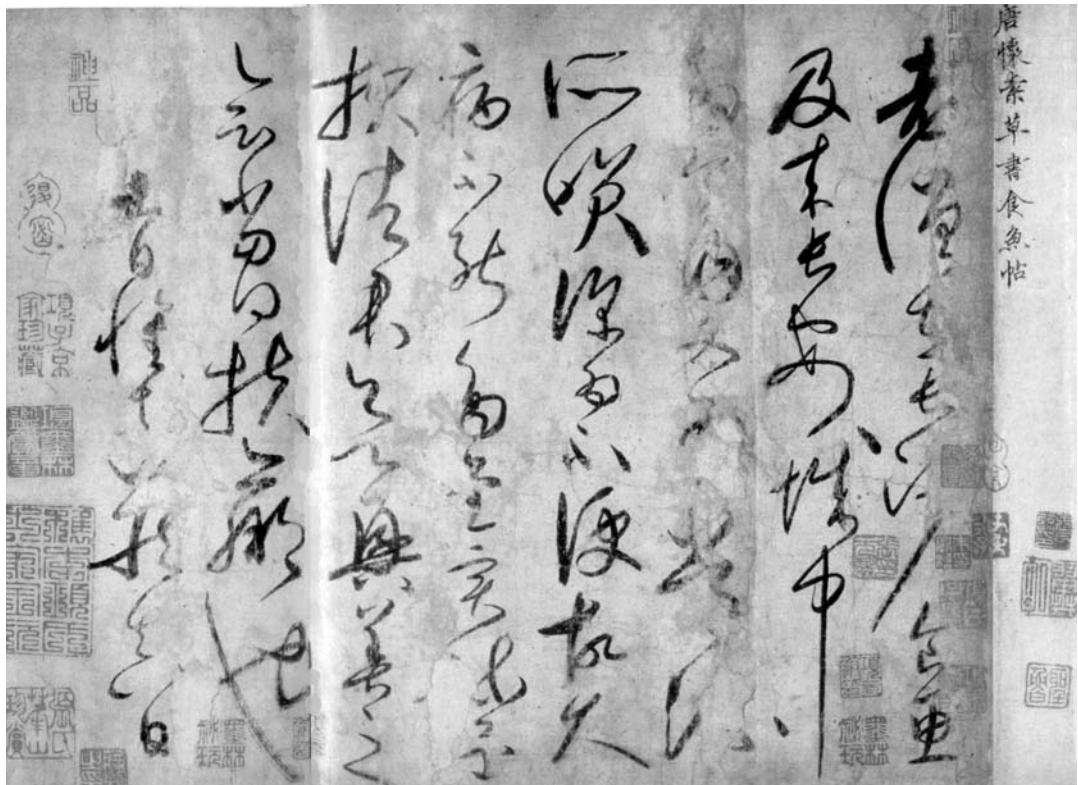
林：「現代有一位李霖燦³教授說您的《自敘帖》原是一篇『自我吹噓』的文章，所記錄的都是別人恭維您的馬屁話。」

素：「一點也沒錯。『拜名師』和『遊走權貴』、『自我標榜』是想當一個出色的文藝運動家必備的兩大絕招，尤其是辦展覽時一定要先找名家題辭、寫序，越多越好。」

「這麼說，書家要紅，常作『運動』是很重要了？」

2 任華《懷素上人草書歌》：『狂僧前日動京華，朝騎王公大人馬，暮宿王公大人家……。』

3 李霖燦（西元1913-1999）一九四九年任職國立故宮博物院，歷經研究員、書畫處處長與副院長。一生藝術著作等身，見解精闢獨到。



圖三 懷素《食魚帖》：「老僧在長沙食魚，及來長安城中多食肉，又爲常流所笑，深爲不便……」

「那當然，比老衲晚生個約一千多年，大概是在清代罷，有個叫鄧石如（西元1743-1805）的後生小子，就很不上道，活該落魄，他有個外號叫做『鄧頑石』，脾氣果然就像個茅坑的石頭又臭又硬。……」

林：「鄧石如爲了表示自己『不貪贓、不低頭、不阿諛逢迎，人如頑石，一塵不染』的崇高品格，所以自號頑伯。」

懷素大師搖搖頭嘆了一口氣，接著又說：「小鄧的書法寫得很好，尤其是小篆（圖四），在他之前除了李斯和李陽冰之外，大概沒有人寫得過他。小鄧原本以爲到了京城可以大顯身手一番，當時北京

的書法名家劉墉和書畫鑑定名家陸錫熊兩人見到了小鄧的書法，都大為震驚說：『千數百年無此作矣』。但是縱然有劉羅鍋⁴這些非主流的書家挺他，但小鄧終於還是在鬱鬱不得志下黯然離京。」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到當時書法界的『角頭』翁方綱那裡『運動，運動』。翁方綱是當時的書法主流當權者，走的是二王遺風，與鄧石如標榜的渾厚雄強書風原本就格格不入，為了維護自己書壇的地位，翁內閣學士就說小鄧的書法『不合六書之旨』、『破壞古法』，說什

麼『唯胸中少數卷書耳』，也就是嫌小鄧肚子裡的墨水太少『沒有學術』的意思。小鄧受此諸多打壓只好悵然出京，過他籐杖芒鞋的遊民生活。」

林：「這些當權者實在有夠壞，小鄧如果活在現代，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實驗與創新〉展覽也許就需要這種『不合六書之旨』、『破壞古法』的人才來展現一下身手。」

「談到打壓，我記得有一年台灣的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時列台灣七百零三位作家，但就是沒有李敖的名字，連李敖的前妻影星胡茵夢都在



圖四 鄧石如小篆

⁴ 劉羅鍋，指劉墉。「羅鍋」是大陸北方人對駝背者的俗稱。參見拙著《書法家撞牆壁》中〈宰相劉羅鍋〉一文。

名錄中。李敖對這件事嗤之以鼻，他認為之所以未獲入選是因為有人想『打壓』他，原因是他不屑『跟他們勾肩搭背，向他們臣服，捧他們，然後他們再承認你的地位。』近年來，李敖的文采除了轟動和風靡了兩岸外，一部《北京法源寺》及系列文選，還正式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那些當初打壓排擠他的人，目前經常成為他演講中口裡所謂的『笨蛋』，沒事就拿出來當笑話講，消遣一番。」

「藝術是永遠的，人為的打壓，究竟只能得逞一時，早晚要還人公道。不過老衲看你們現代人在『運動』這方面的本事都比老衲強多了，不過出本小書吧，有人居然一口氣就能找來了『三十位當代名家』、『九十位書法大師』幫忙題辭背書，老衲那本《自敘帖》雖然也找了不少當代名流來捧場，若和前述兩位比起來，真是汗顏，只能說是甘拜下風了。」

林：「最後請問一個問題：故宮博物院那件《懷素自敘帖》鬧得沸沸騰騰，請問是您的真跡嗎？」

「阿彌陀佛！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喝！」

訪問二：表演藝術家米芾

懷素上人一聲大喝下，我忽然眼前一花，等回過神來時竟然來到了米芾大師的居處，我連忙上前打揖一陣寒暄後，問道：

「無事不登三寶殿，米大師，請問，身為一個出色的書法運動家，您的訣竅是什麼？」

芾：「除了敢秀外就是馬屁。」

林：「願聞其詳。」

米：「別看我平日瘋瘋癲癲的，經常穿著奇裝異服逛街遊行，沒事還會跑去拜拜石頭，其實都是在做『運動』罷了，這是打知名度的好方法。和你們現代所謂的『表演行動藝術』(Action Art)性質是一樣的，只是我的『運動』觀念至少領先了你們九百年，你們這些後生小子們，還得跟我好好學學。」

林：「那『馬屁』功又是如何練法？」

米：「蔡京，蔡大人你知道罷，大家都罵他奸相，其實你們一點都不了解他。蔡丞相跟我可是數十年的老交情，他當上宰相時，老夫還寫了一首『馬屁詩』給他：『肉眼通神四十年，侯門拖袖氣如煙；符離經過無行李，西入皇都索相錢。』」

林：「您解釋一下這首『馬屁詩』的意思罷。」

米：「簡單的說，老夫慧眼識英雄『押對了寶』，早在四十年前就知道蔡京這小子將來會大大有出息，如今終於讓我等到了他縱橫官場、揚眉吐氣的一天。以後只要身上缺盤纏，憑我跟他的深交，隨時都可以到宰相府找他伸手要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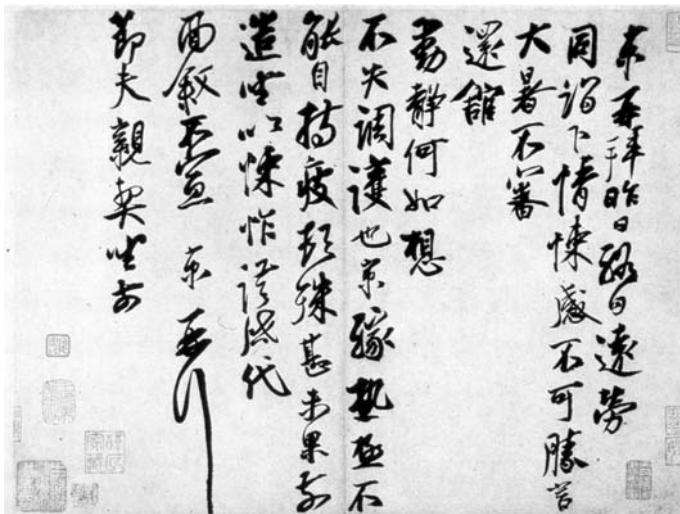
林：「肉眼通神四十年？這首詩讀起來果然是有點屁味。」

米：「蔡丞相有一天問我：『當世之中書法寫得最好的有哪些人？』老夫回答說：『古人是唐柳氏（公權）最好，現代人來說當然就是你們蔡家兄弟（蔡京、蔡卞）囉！』」(圖五)

林：「蔡家兄弟想必是樂歪了，這是您的真心話嗎？」

米：「當然是假的，後來宋徽宗也拿同樣一個問題問我的時候，我就不敢瞎掰了，你猜我怎麼回答他？」我搖搖頭。

米：「趙佶的問題是：『本朝以書法名世者有那些人？』還要我逐一評論一番。我只好坦白說：『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東坡畫字。』統統被我



圖五 蔡京尺牘



圖六 米芾作品《多景樓帖》局部

修理了一番。徽宗又問：『那你自己字又如何？』我回答說：

『臣書刷字⁵。』（圖六）

林：「您老真是逢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米：「老夫跟『政府高層』一向是維持良好的密切關係，曾有人向趙佶打我的小報告，說我狂妄目中無人，但是『趙老大』偏偏就很『挺』我，徽宗說：『南宮俊士，不可繩之以禮法。』因此我能夠天天過著吟詩作畫逍遙的日子。不像蘇東坡和黃山谷他們兩人就不懂得『政治正確』⁶，所以老是被貶來貶去的搞得灰頭土臉……。」

書法家的老闆

言談中米老曾提到中華路有一隻「會寫書法的鳥」，於是決定

⁵ 參見米芾《海岳名言》

⁶ 「政治正確」，政治立場選對了邊，臺語「西瓜靠大邊」之意。

順路過去瞧瞧。

當我走進鳥店跟店主人說我想要買一隻「會寫書法的鳥」時，老闆指著三隻外表相同且同在一支棲息木上的鸚鵡說：「這三隻都會寫書法，左邊那隻最便宜，價錢是五百元。」

我問店主人：「為什麼是這個價錢？」

老闆說：「這隻鸚鵡牠寫得一手好書法，參加書法比賽還常常得獎。」我點點頭表示欣賞。

接著，我又問靠右邊看起來比較斯文的那隻要賣多少？

「一千元！因為這隻鸚鵡除了會寫書法以外，牠還能寫文章。」店主人回答說。

我有點心動，接著就問第三隻的價格，也就是站在中間看起來比較「酷cool」⁷的那一隻。

店主人說：「兩千五百元。」

我有點意外：「為什麼這隻價錢特別高？牠有什麼了不起的本事嗎？」

店主人回答：「前兩隻鳥的本事他都會，不過老實說，我很少看牠在作什麼；但是另外兩隻鳥兒都聽牠的，對牠很尊敬還稱呼牠為『老闆』。」

當我掏出鈔票想買下「老闆」的時候，忽然有人插嘴道：「這隻鳥我出價五千元！」好傢伙！居然有人想搶標，我東張西望卻找不到出價的對手。這時只見鳥店的主人笑著對我說：「瞧！這就是牠最神奇的地方，這鳥還懂得『自抬身價』哩。」

7 酷，自以為了不起的樣子，俗話說「臭屁」之意。